LIBRARY
OCT 28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63
Z7C52
v.4

[redacted]

此木軒四書說卷八

金山　焦袁熹廣期　著

孟子一

序說

孟子名。小司馬原音平去二讀。而唐人爲詩皆作平音。今人則絶不知有去音矣。愚意孟子字子輿。不見古書。蓋漢人加之耳。安知孟子名不取去音也。此雖無關大義。亦學者所當知爾。

孔顗達云。孟子古之賢大夫。謂之大夫者。以其嘗爲齊卿也。唐人以賢大夫稱孟子。今人不聞此矣。

淮南子。四皆爲馬陰陽為騶。騶與輿俱叶。古讀騶爲
郰也。然則騶郰同音。郰國之為鄒。字異而音不別也。

孟荀傳。秦用商君。富國强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
齊威宣用孫子田忌之徒。諸侯東面朝齊。旣務富疆
者。非無近功小效。是以諸侯皆甘心焉。不知仁義不
施。流毒生民。迄於後嗣。為暴强屠滅。幾無孑遺。向之
述唐虞三代之德者。所謂有皆而不迂濶也。

梁惠王。汲冢書稱惠成王。是兩字謚。如公叔文子之
例。

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

王爲王。若然。魏罃未嘗稱王也。而孟子與罃問答之呼王。恐史記之言非實。

擇焉不精。謂荀也。語焉不詳。謂揚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章

此固非初見梁王也。然亦必是既相見。與之偕遊沼上。或如齊宣處孟子於雪宮。王就見之。因有沼上之立。未可知也。非是王自立於沼上。孟子乃突如進前王因顧其禽鳥而問也。如世俗之說。不嫌於太褻慢乎。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周禮疏引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麻亦可為布也。蓋唐皆孟子文本有麻字。註引此句。又無麻字。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禮記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孟子然而不王者。此等是承上之詞。與轉語異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節

周改芻靈為象人。而周禮已有之。周禮之書。雖難盡信。然惡知象人之制。不出於周公也。孔子言作俑無後。特為深痛之辭。以警戒不仁云爾。必謂聖人無此等制作。亦未然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

周禮註釁廟之屬。釁讀為徽。疏云釁鼓釁甲兵。皆在其中。徽者飾治之義。

後漢書註引孟子文。孟子謂齊宣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不為也。王曰不能不為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為長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彊也。為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為。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何為不能加

於百姓乎。按注家刪改本文。較其文省而義顯。此類非一。而此段文字。變換生動極可喜。故錄之爾。

劉峻廣絶交論。折枝舐痔。是用趙氏孟子註。以折枝爲按摩也。

刑于寡妻。杜預云。寡妻嫡妻。蓋王侯自稱寡人。非夫人不得稱寡。謙稱不可僭也。

鄭釋寡妻爲寡有之妻。言其賢世罕有也。夫寡妻猶寡兄。据文王爲辭爾。妻曰寡有。然則寡兄亦爲寡有之義乎。

孟子所謂惟士爲能者。謂眞士也。非指戰國捭闔一

輩。及原嘗門下食客之流。此等不成爲士何恒心之有乎。又今世經生。以士自居。但窮困不能有所施展問其恒心。衰者多矣。故知恒産不特於民甚急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章

後漢楊賜傳。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里。人以爲大。按此與孟子文。又自乖異。蓋特欲甚言之爾。然則方七十里。孟子稱於傳有之。亦同斯例。豈足多怪乎。

魏明帝令。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産沒官。覺告者厚加賞賜。是皆禁地廣輪且千餘里。群鹿犯暴殘賊生苗。

處處爲害。夫齊宣以四十里爲阱國中。民以爲大。孟子譏之。以視魏明。則齊宣不啻小矣。聖賢一言。固將垂法戒於萬世。豈特隨事納諫而已。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從流下三節。極言流連荒亡之害如此。又決言先王必無此等之行。勸戒之旨。深切明著。則所謂惟君所行者。與君請擇於斯二者。語意固迥別矣。

春秋初獻六羽。初稅畝。此後遂爲常。故書初也。於是始興發補不足。非一行之而已。或當終景公世遂成故事。齊人以爲美談。故載其語於此乎。

昔者公劉好貨

公劉公非公祖類。當是從國人之稱耳。孔傳以為公爵。未必然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章

孟子論用舍人才。以至生人殺人。重慎無所不至。讀書至此。須是更有個見處。須知博訪精察。自明主為之。或在二三載間。或在旬月之內。歸於審慎無差而已。非必遷延遲久。而後謂之如不得已也。不然。事固有不可緩者。得不為社稷之憂。生民之禍乎。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凡聽許之聽。皆吐丁反。禮記不

得謝。注謝猶聽也。其讀如此。

天命天討。兩事相對。故因論用舍而及刑殺。明其慎同。非謂用人之際。有大凶慝者須殺之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章

孟子以巨室比國家。以大木比夫人抱仁義之大道。至于工師。不過求大木之人耳。非以工師比夫人。亦非以工師比求夫人之人也。凡取喻之文。不必盡有所托意。不特此處為然。

鄒與魯鬨章

鄒師之敗。有司死者若此之多。豈有不亡一卒之理

穆公言民莫之死。謂不肯鼓勇救上以身死之。至於敗績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小之事大。亦是理勢必然。所疑者或齊或楚之間耳。孟子亦不教文公絶齊楚。觀交鄰章尤可見矣。滕山東之國。本合事齊。而楚之蠶食中國無饜者必將見滅。故不能專意於齊也。觀孟子以齊卿出弔於滕。及文公為世子之楚。則齊楚兩事可知。所以商於孟子者。徒以財力不贍。上下困竭。難以立國。故欲擇一而事之。以稍紓其患。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章

國以人爲本。古諸侯宗族人民數或盈萬。或數千。得地居之。卽成國矣。若塞外部落然。又百千年之國。上下蓄聚亦多。又壞地閒空者亦自不少。苟人心不離散。棄舊別徙。墾辟爲生聚計。數年之閒。可成都會。如太王子孫。雖不興王。較滕其舊。自是策之善者。故孟子屢爲滕君告之。正使戰伐國事勢。異於古先。未必決無可行者。若決無可行。則無庸言之以亂人意也。但人心未能固結。恐散亡隨之。不若死守之爲愈。

魯平公將出章

平公孱國庸主。正使無臧倉之沮。必不能用孟子。使其道大行。而孟子云然者。聖賢之心。不謂世主不足與言仁義。而吾道之必不可行也。特以彼無善意。則不容屈已以徇之耳。孔子於公山氏之召已。則曰如用我吾其爲東周乎。平公以樂正子之言來見孟子此善意也。惡知其不可與有言有爲哉。孟子願學孔子。於此見之矣。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章

周亮工謂孔子誨其弟子稱名。孟子則皆曰子。稱諸他人之前亦曰子。可見世風之變。吾謂孟子書是記

人之辭。不必當皆親出其口然也。且子之為稱。有尊有卑。如言楊子墨子公輸子及章子等。要不同於顏子曾子也。闕而勿論可矣。世風之變。非所云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節

賢於堯舜。程子以事功當之。然事功出於道德。非道德高厚。何以教化無窮。宰我立言之指。蓋以道德為本。第難言之耳。

五峯云。成一旹之勛業有限。開萬世之道學無窮。須知堯舜事業。正中庸所謂悠遠博厚高明者。豈止在唐虞百年之間而已。以孔子較之。則又有久遠之不

同。雖以一㫖言之亦可。
孔子賢於堯舜。世皆以孔子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經典。垂法萬世。爲事業遠過古帝王。不知删定六經。是乃所謂水之瀾。日月之明。其所以爲大本大原者。蓋未可以智識測量而知。此其爲賢於堯舜盛於百王者。門弟子雖能知之。亦安可得而言之哉。
堯舜可一㫖而二也。孔子不可一㫖而二也。所謂賢於堯舜遠者。卽此可以觀之矣。且孔子不特春秋之世不容有二而已。從是已後。更數千歲。六經四子書苟未斷滅。亦不得生如孔子其人。蓋猶一刹不容有

二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節

十人百人亦是類。小賢小才亦是出類。惟以聖人視凡民直是天淵懸絕。然但言出類。猶未見聖人之大異。至於類之群聚而為萃。其中固亦多逈然高出者。而聖人乃愈拔起其上。雖萬人之杰。莫能與之等。有所謂諸峰羅立如兒孫也。萃愈多則拔愈奇。此是舉一世而言之。

舍己從人

註言己未善則舍之。或疑舜大聖。豈有不善。不知一

物之來。一事之至。耳目之聰明有限。卽心思之計慮亦窮。凡吾所以處之。苟未能協乎大中者。卽是已有未善。舜所以爲大者。正以其毫無繫吝之私。不旋踵而舍之也。若果皆是善。而又舍之以從人。則所從者反爲未善矣。亦奚貴於能舍哉。中庸曰。不自用而取諸人。其斯以爲舜乎。蓋已未善而舍之。乃所以爲舜。謂已無不善而無所可舍者。不知舜者也。

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周禮掌固注云。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按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固字本此也。

學焉而後臣之

不但學焉是尊其德樂其道。臣之者亦正是尊樂。蓋所以得成大有爲之功者。在其君能委任之也。不然。則是虛尊虛樂。不過如晉平公之於亥唐而已。

王之爲都者

呂氏春秋。靜郭君曰。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予楚。按此。則當皆大邑。令各立先王廟。以皆祠之。因號之曰都。孟子言爲都者五人。此其一証也。

燕人畔

燕人畔。自齊而言故書畔。在燕則立君復國。義也。凡

史傳中稱畔者。亦多此例。

他日王謂時子曰節

司馬溫公引齊景待孔子。及齊王欲中國授孟子室二條。曰。此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爲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爲名。故孔孟以爲不義而不留也。溫公之言。其有旨哉。浮淺小夫。謂宣王視孟子猶仰祿之士。以萬鍾驕之。初無一毫慕敬之心。而顔色聲音。有不勝其𦖋耐者。所見至爲卑陋。設齊王果是如此。而遲遲其行。至此始欲去。則何以爲泰山巖巖者哉。或者之見。傷吾孟子多矣。胡弗思之甚。

齊王雖不能用孟子。顧未嘗不知尊重其道。聞其一旦欲去。於情自是不能已。故有中國授室之言。此亦是王之善心。非為是以餌孟子也。但旣不能行其道而徒欲以萬鍾養其弟子。則不得不謂之利誘耳。

隱几而臥

坐而言者。代王致勤惓之意。其說長。故隱几而臥。示不欲聽。孟子初與客為賓主禮。豈是甫對此客。便爾形神嗒然。君子敖情而不辟。隱几而臥。固是有意絕之。要之自處未嘗過於無禮。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

人言孟子似伊尹。不知亦有似柳下惠處。如尹士及蚳鼃章。齊人譏孟子不能去。與柳下在魯何異。然正告以進退出處之義。未嘗玩世不恭。是則所謂君子不由。而願學孔子者。亦可見也。

譏其不可三句。是反上文詰尹士但淺之乎為丈夫耳。其心亦知孟子之賢。決非干澤之輩。但謂前此來齊。是失於不擇君。今既以君臣不合而去。則惟有綢繆高蹈。無戀戀於此都已耳。其意猶魯人之謂柳下也。干澤之云。孟子更不自明。正使尹士不能無疑猶不須辨。況本不疑之也。

使民盻盻然

韓非子以兔與虎豹然環其形。注云。環轉其眼以作怒之至于使民盻盻然而[illegible][illegible]視作怒也

學則三代共之

學則三代共之不過是三代皆名曰學耳非以獨重國學之故而不[illegible][illegible]名也謂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乎

暴君汙吏

周禮注孟子暴君汙吏汙作[illegible]字

若大[illegible][illegible]之

孟子志欲行助復先王不忍人之政。要[illegible]上安下全
臣民皆得其所爲久長之利所謂潤澤者調和適宜。
小有通變。使先王之政必可行而已。固非大毀改其
所存無幾。而謂之潤澤者也。正猶義以爲質。雖是禮
行孫出。而此義如人之骨幹自不可移。

皆衣褐二句

許行所衣必褐食必取足於捆織。蓋許行之令實然。
凡談說詩書。甘衣美食。無薄藝在身。而享人一絲一
粟者。皆擯而弗收也。所謂唯無瑕者可以責人。許子
之意如此。以此亦傾動得人。戰國皆游人國者。無所

不有。而此。其最蚩鄙可笑者耳。此等之人。決決太國
亦去不得也。

賢者與民竝耕而食二句

許行竝耕之說。豈眞欲世主翻然從之。一無取於民
哉。雖愚妄之甚。當不作是想也。其所以為此者正謂
古之人君。其道乃如此。區區井田之制。什一之稅。豈
足以為仁政。使文公復古之志。嗒然頹然。孟子之道。
不勞餘力而敗之。此所以為奸民之尤也。

聖人之憂民如此

由放勳命契之辭想之知古聖之憂民如此其至

總承二節。以此結之也。

陳良楚産也節

陳良楚人而北學傳周孔之道。孟子以爲豪傑之士。其推服之也至矣。若非陳相兄弟。悅許行而見孟子。則良之氏名。湮没不傳矣。是知書傳所載。千百之一二耳。不得謂戰國之代孟氏而下。遂無一眞儒也。相所得於其師者淺。故易爲許行所煽惑。觀其津津於市賈之不貳。是特樸鄙愚陋之士爾。猶勝搖弄脣吻。以取世主之金玉錦繡而毒吾民者。孟子稱經正則庶民興。故不以相爲不屑教。而以倍師之罪責之。猶

望其翻然知愧且悔而復於正。

昔者孔子沒七句

孔子喪畢。門人散歸其鄉。然有若之喪子游相悼公乎焉。子游吳人。悼公嘗猶居魯。不徑歸也。

終日而不獲一禽

南宋明帝射雉。至日中無所得。甚猜羞。曰旦來如皐空行可笑。是知嬖奚此行。志在多得禽以為至樂。遂於終日。曾無一禽之獲。慙恥乃不可道。實御者範行已意。不施一術。以致如此。奚心故覺之。宜其喊忿矣反命之言也。

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後漢書注。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按孟子無此文疑孟子有枉已不能正人之說。故爲是言。未知是否也。

葛伯放而不祀

書序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傳云。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按葛之不道。至於刼奪黍肉。是必一切不祀。不當獨廢宗廟之祀也。且廢祀至宗廟而極。故傳言及。非反輕之。

救民於水火之中二句

言商人所以迎武王之師。如此其不約而同者。由武

王救民水火之中。取其殘而誅之。至公至仁。為商人[illegible][illegible]信王。非謂戡厥渠魁脅從罔治。無株連及蔓之虐故以而已矣言之也。

獨如宋王何

宋自剔成已前。未嘗稱王。至偃立十一年始稱王。及身亡滅。則孟子所稱宋王者偃也。偃有桀宋之號。一薛居州之不能善王信矣。

脅肩、

後漢書注引孟子曰。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按此與孟子文大異。豈別有所見耶。將本其意而撰

此語也。脅肩范書作歙肩。注云歛也。
脅是虛業反。今人讀若攝。失之。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好辯章。孟子自明其憂世覺民。撥亂反正之心。至為懇惻。後世君子。有能如此發心者。方可承當他衣鉢。文中子是也。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謂虎豹熊羆之屬也。而武王伐紂。必驅而遠之者。蓋商紂皆畜此類過多。或至殘害人命。且是初政。故不用而遠之也。要之。此等

雖出於聖人。然畜養教擾。終是可已。

春秋天子之事也

春秋告諸簒立者。既列於會。卽不復致討。蓋自天子微弱。方伯之職不修。諸侯皆私相黨。有簒逆者則共奬藏之。所謂春秋天子之事者。務正其三綱。使知不可犯。犯者王法所不宥。欲見諸行事而不能。故筆削之以見志爾。

能言距楊墨者節

能爲距楊墨之言。則必不畔仁義之教。蔑君親之倫。其爲聖人之徒。可無愧矣。蓋因其有是實而許之。非

懸賞格以為招使人慕此美名競以舌鋒相助也

匡章曰陳仲子章

於陵仲子字子終。韓非譏其無益人國堅瓠類也此與咸后意同。孟子則以其辟兄離母。故謂惡能廉。孟子見其大也。

盜跖

盜跖秦大盜也。李奇註云爾莊周以為柳下惠之弟師古曰蓋寓言也。按跖是秦盜。秦魯相去遠。又惠為展氏之季。跖非其弟可知。則師古云寓言者當得其情。今人皆沿莊周之語。於柳下無損。然非事實也。

公輸子之巧

古詩誰能為此器。公輸與魯班。是輸班二人也。

徒善不足以為政

徒善不足以為政。非但空有其心。全不見諸行事。如田不井授。富連阡陌。貧無立錐。雖輕賦斂。蠲逋負。總不謂之仁政。以其偏枯不均平也。則亦為徒善而已

既竭心思焉三句

聖人竭心思。便是為行政而竭。要事事處之得宜。如大學絜矩之道是也。既竭心思。自然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如周公仰思而得之。則坐以待旦矣。若不繼以

政。竭之何為。安得謂不繼以政。聖人之仁。僅及身而止也。無政。即無以仁當時之天下。不待後世也。聖人竭心思。全是為仁天下而然。要使萬物皆得其所。自然繼之以政。刻不容已。周公之仰思繼日。竭心思也。坐以待旦。急行政也。若無此政。即所謂堯舜不能平治天下者。聖人自是決不如此。曰既竭曰繼之。是隨竭隨繼。不停滯之意。所謂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欲為君節

言為君而欲盡君道。為臣而欲盡臣道。則當法堯法

舜。非謂欲為君欲為臣也。正猶高帝紀。始常欲竒此女與貴人。朱子文謂欲字宜在女字之下。不知古書言語多似此。意亦自明。不須移易耳。

人有恒言

人有恒言。謂夫人之所常言。若其人。則貴賤賢愚。是不一類矣。非必芻蕘無識之人言之。而謂之恒言也。

涕出而女於吳

齊景公涕出女吳。見中國微弱已甚。按襄公二十三年。晉將嫁女於吳。齊侯違禮而媵之。中國之屈於吳久矣。晉猶若是。況齊乎。晉嫁女。齊且以異姓往媵。況

景公之女吳乎。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淮南子士處卑隱一段。約略中庸孟子之文。本[illegible][illegible]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所謂心專一者即思[illegible]之謂也。思固以專一爲要。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章

罪不容於死。深痛恨之云爾。善戰服上刑。謂殺[illegible]殺也。下兩次之。若流竄之。以其非身自殺人最或[illegible][illegible]裂等酷刑當上刑。而次乃爲誅殺。孟子本意恐不[illegible]此。

善戰者服上刑。謂殺之也。非謂於殺上加等。如夷族磔裂之事也。正使施於此人。不為枉濫。及連諸侯等亦自可殺。要之孟子本意。上刑者只是殺也。惟其為君强戰。毒民鋒刃。故罪當上刑。若大國恃强來侵。戰固不可廢。如廉頗李牧之輩。豈得反以善戰為罪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章

淳于之問。非問男女之禮。其意了然可見。孟子但以理答之。與答周霄同也。髡言天下溺而不援。亦有迂儒宗。嫂可援之溺。拱手坐視。戲侮已甚。故孟子酬之

曰。子欲手援天下乎。天下如何手援。亦易而侮之也

兒言天下方溺。仁人豈不深憫其然。胡為端拱坐視不從權一引手救之乎。蓋譏孟子雖高談仁義。而未必有濟世利物之具。姑托守正以藏拙爾。非若弟子陳代輩。勸使俛就。猶出於實心者也。故以手援天下詶之。辯士結舌。職此之由。他日乃又有名實之論。則其情盡見矣。

曾子養曾晳節

曾子將徹。請所與。問有餘。曰有。是極微末無緊要事。於此不忽。則視無形聽無聲。可概見矣。曾子養志不

止在此。孟子以事親之道。無大小皆不可忽。故舉曾子曾元二事言之。以為榜樣耳

樂之實一段

孝弟本出於性。所謂良知良能是也。人為氣質物欲所拘蔽。則有勉强矯拂之勞。無天機動盪之趣。若能樂而生生不已。則是本來故物。無所間隔。手足舞蹈無之非、是。不自知其所以然。正猶魚之得水。洋洋而悠然逝也。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章

舜文行事亦各異。而曰若合符節。是孟子學至聖處

有卓然獨見於心目之間者。所謂此心同此理同也。正以道無古今之異。果是聖人。施爲曆注。必無絲毫差殊者。不知者見爲異。知者自見爲同。故曰其揆一也。揆者。以吾心之理揆之。不屬先後聖。如桓文之覇。雖行事與聖人偶合。自知道者觀之。天地懸隔。雖欲假借推崇。亦何可得。朱子不許永康之學。職此故也。

韓詩外傳引孟子諸馮章。以末二語爲孔子之言。或所見本有異耶。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左氏傳。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是知去國之臣。君不沒其田里者。籍其所入以待還則併以予之。不惟田里而已。、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章

詮云此亦有爲而言。亦字從前易其言章來。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章

注言未嘗不信果。蓋恐人以大人藉口。流爲猖狂無忌憚。則隄防壞矣。故云爾。然謂言行合義。事事信果者。亦未然也。孔子明言硜硜小人。孟子亦明言不信果。則是大人固有不信不果者矣。所謂大信不

大行不細謹者。惟其爲義所當然。而彼必於信果者有所不能及也。若夫信果而合義者。又不待言耳。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象憂舜亦憂。象喜舜亦喜。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此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聰明睿知。如日月無所不照。而於此顧有所不知。是其心純一無僞。凡人世逆億之私。機變之巧。一毫不得而與焉也。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孔子辭孺悲以疾。取瑟而歌。似不一出於誠。不知聖人之心。全是欲警覺其人。又不容徑拒。必如此乃足以達吾之意於彼。非純一

無僞而何。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節

支離所以爲簡易也。卽孟子詳說反說約之旨。揚子此言。爲朱子之學者。宜有取乎爾。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節

言無實不祥。語意重在惡蔽賢之人耳。豈是眞無此必欲以他不祥事相較量者。正所謂以辭害志者也。孔子言臧文仲三不仁。以下展禽爲首。賢人用於國則人受其庇。功效甚大。今而蔽之。其爲不仁孰甚焉故孟子以爲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故聲聞過情二句

以聲聞過情為深恥。則必衣錦尚絅闇然而日章矣。非君子真有聲聞過情之事。而後從而恥之也。

舜明於庶物

注物事物也。山川草木。龍蛇鳥獸。固皆物也。然舜之所明者。謂所以處此山川草木龍蛇鳥獸者。無不盡其理爾。非謂詭狀殊形。山經所志皆能洞悉而謂之明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章

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纔覺其甘。便疏絕

之。更無一毫遲留勉强之意。聖人之心。清明如水。猛烈如火。於此可見。

立賢無方。不必貴家舊族。固是。然既謂之無方。則是不問其類。非偏抑貴家舊族而不用也。後世從立法防弊起見。乃有抑之以示公。惟疏賤是用者。雖曰彼善於此。要非所謂立賢無方也。

左傳。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注云恐驚動。按此注亦善。有所驚動。則傷必多矣。

孟子言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與孔子所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者

相似。蓋聖人之心。毫無罣礙。雖欲不如是而不能。此所以為聖人。

兼三王施四事。凡周官周禮。一切致治之具。皆舉之矣。有謂井田封建等。不在上四事之內者。不知如此中視民望道不泄忘。包括一切。何謂不在四事內乎。可謂不思之甚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魯詩說。家父作節南山以諫桓王。是東遷後詩也。申蓋据春秋所書為說。王迹熄而詩亡。謂正雅耳。變雅未亡。

孔頴達云。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檮杌。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按此說後人皆不承用。錄之以俟博識者。

史官掌記時事。不止是幾句大綱。如左氏傳所載。皆列國史官之文。皆得謂之春秋。但左傳中有後人添入補湊之言。不醇是當年史官之作。若一概尊信。則失之矣。

予私淑諸人也

李氏以私淑為方言者。蓋疑齊魯間。凡受業門人之

想似。蓋聖人之心。毫無罣礙。雖欲不如是而不能。此所以爲聖人。

兼三王施四事。凡周官周禮。一切致治之具皆舉之矣。有謂井田封建等。不在上四事之内者。不知如執中視民望道不泄忘。包括一切。何謂不在四事内乎。可謂不思之甚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魯詩說。家父作節南山以諫桓王。是東遷後詩也。宋蓋据春秋所書爲說。王迹熄而詩亡。謂正雅耳。變雅未亡。

孔穎達云。外傳申叔旹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檮杌。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按此說後人皆不承用。錄之以俟博識者。

史官掌記旹事。不止是幾句大綱。如左氏傳所載皆列國史官之文。皆得謂之春秋。但左傳中有後人添入補湊之言。不醇是當年史官之作。若一概尊信。則失之矣。

予私淑諸人也

李氏以私淑爲方言者。蓋疑齊魯間。凡受業門人之

問。希自稱私淑。而他處則無此稱。故亦謂之方言。非若得之爲登之類也。

孟子曰可以取章

可以取可以無取。非游移兩可之謂。取與死生。其可否皆有定理。惟察之不精。或狥乎世俗。則謂之皆可耳。

春秋戰國間人。輕生赴死者甚衆。至於湛七族。燔妻子。視若翦一爪。去一毛然。雖史傳之言。不無失實。而風概自是可見。後世人多恇怯。而儒生尤甚。頗覺孟子傷勇之言。爲不切於勸誡矣。此所謂恕己以量人

也。

此木軒四書說卷之八

此木軒四書說卷九

金山　焦袁熹廣期　著

孟子二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節

孟子所述庾斯之事。蓋是一昔之宜。於公義亦無所害。但以此為例則不可。要當權其輕重而處之。唐應德論之云。使孺子無疾。庾斯以私恩故不敢抗。或至國危如何。為庾計。辭於君。弗敢將焉可矣。愚謂此言有可施。亦有不可施。敵至。倘不知其人。臨戰乃知之。欲辭於君。夫安可得。或雖前知。而敵勢雄張。我國人

材適乏。不自行則不可。辭於君。亦非忠也。
孟子書言尹公他庾公斯事。與左傳不同。孔云孟子辯士之流。或當假爲之說。竊意端人之言。不當率爾加此二人。蓋是得之傳聞。有此乖舛。若論事實。則左氏得之可知。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孟子方以保民安天下望齊王。而齊臣若王驩之徒專務邪謟。使王之志氣日以驕溢。至托疾以召孟子。正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也。然則如驩者。雖欲不惡不可得也。其絕之不與言。皆至公至仁之心。所

發。豈好爲高峻而已。

匡章

高誘以匡章爲孟子弟子。不知何據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孔子言富而可求。執鞭之士亦爲之。而孟子至以乞墦爲比。其言酷毒。固是聖賢氣象有別。亦緣戰國士辱賤尤甚。是以目擊之餘。不勝憤歎。雖欲從容諷而有所不能也。

人之所以求者。即抵掌華屋之類是也。自衆人而言此遊士之常耳。且其叱咤侯王。使長跽請教。亦似以

氣勢取之者。有何可羞。不知由秉道守義之君子而觀之。則彼之枉己狗人。以丈夫而行妾婦之事。即與行乞墦間者不殊。其妻妾見之。亦當羞泣。如齊人之婦也。其富貴人之妻妾。固無由得見。正使見之。亦豈能知其可羞之甚乎。此自是孟子之論。以謂固當如是爾。或以所以二字。備極醜惡。若所謂狗吠竹籬之類。不足盡之。閨中女人。差有志氣。使其得見。必羞且泣者。此由忘却由君子觀之一句。遂至誤認本文之意。若此。且使必如是而後爲可羞。君子但不爲此等之事。便自矜詡。則所謂君子者。亦陋矣。其貿貿於世俗

之人能幾何乎

呂覽良人請問十二紀。注良人君子也

古不墓祭。孟子東郭墦間之祭者。是祭地神。非祭其祖先也。

詩將其來施施毛云難進。鄭言舒行。孟子施施從外來。亦是舒緩驕慢之意毛鄭所說與孟意合也

帝使其子九男

呂氏春秋。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高誘以為孟子言九男。殆丹朱為胤子。不在數中。按子家言本無足據。如誘此說固為得之堯使其子事舜似是為

之臣矣。以情理而言。丹朱固宜不在九男之內。

殛鯀於羽山

周禮廢以馭其罪註云廢猶放也。舜殛鯀於羽山是也。明殛死但放廢而沒於其地。非殺之也。獨山海經言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

象不得有為於其國三句

書序。伊尹放諸桐。孔傳。不知朝政故曰放。然則象不得有為其國。既不得有為。與不知朝政同。亦得言放也。與放流之放不同者。彼困苦拘幽之。此乃富貴安佚之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禹之傳子。故賢也。太甲顛覆。則有放桐之訓。及其悛改然後以冕服迎之。可知傳子亦不可全失與賢之意。但不須如舜禹之聖。苟得中材使主器亦足矣。後世如晉武之故禍亂。是與子之失。亦由詒厥無謀。以至於不可救。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割烹要湯。自鬻要秦穆。凡為此說非是謂古人不肯正謂此等不足為辱。不害其為建功立名。若陳代之言枉尺直尋可為之意。

易林伊尹智士去桀耕野。又伊子復耕。桀亂無輔。伊尹樂堯舜之道者也。非義道之萬鍾千駟。雖欲顧視。非心所樂。安得而顧視之。非義道之一介。雖欲取與。非心所樂。安得而與之取之。是其心純乎道義。事至物來。于變萬殊。所以應之者一而不二。不知千駟之為多。一介之為少也。一介不取與。所謂獅子搏兎用全力者也。非固欲用全力。不能不然也

書言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孔疏。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愚謂伊尹自任天下。說湯伐桀救民。正為先知覺而不自任。則為故縱。而[illegible]罪不免耳。其他即所謂不

知者不罪也。說魏齊。欲行湯武之事。闢楊墨。仰承周孔之心。此孟軻所以自道。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章

割烹主癰疽。兩好事者之說。原不以伊孔爲非聖人。正謂大人欲速其功。迂儒不通世變。苟可以進身。何禮之拘。苟可以濟昔。何跡之避。今或高談王略。自命帝師。恥媚竈而不爲。寧懸車以終老者。則伊尹已若彼矣。孔子又如此矣。此好事者之志也。所以前章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歸潔其身而已。而此章曰。何以爲孔子。諒彼雖誣罔。不能不以伊孔爲聖故也。

史記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濁鄒即讐由。蓋在三千之數也。然史遷亦以意而言之耳。

秦繆公

應劭言百里奚爲秦繆所殺。不知出於何書也。又受鄭甘言云云。故謚爲繆。繆是爲繆戾之繆。不與穆通也。此類蓋皆後人以意爲說。不可知其的据也。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接淅而行。非是去他國必須如此。蓋去齊時適當如此耳。若在父母國則雖事勢如在齊時。亦不若是速矣。

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人。各造其極。規模志趣絶不相同。不觀此三人。則孔子之大而化者。不可得而見此孟子所以數數稱之。

韓詩外傳。引孟子伯夷非其君云云。至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詩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換旹爲中。義最得之。蓋非中則無以爲旹。旹即執中而權之謂也。和通者。兼貫衆德。不執一方也。

韓詩外傳。引孟子伯夷目不視惡色云云。至孔子則曰聖人之中者也。孟子言旹。傳言中。義互相發。中者體。旹者用。非旹而中。子莫也。旹而不中。不幾於無忌

憚乎。

凡伎術之類。有專用巧而不須力者。弄丸運斤之屬是也。有倚力以勝。而巧在所輕者。翹關扛鼎之屬是也。唯射於百步外而中其的。則巧力二者。必不可以廢一。故取以譬孔子之智聖。蓋智聖合一。同運並行。非可截然分爲兩事者也。取譬最精切矣。

智譬巧。聖譬力。與論語君子之德風二句相似。風吹草者也。草受風者也。分析爲二。則不成義矣。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章

井田學校。諸侯可行。故孟子爲齊魏滕陳之。封建非

王天下不得議。故於北宮錡章述大略以見志。
畿内諸侯。與外諸侯同受地。其尊亦略相等。然周初
分封。若周召二公。以其元子主侯國。而庶子在王官
受采地。則外諸侯優於内可知。唯盟會則王官序諸
侯上者。所以尊天子。
公羊傳。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蓋以分土三等言。
曰大國次國小國。大小對言。則七十里亦為小國矣。
庶人在官者。其祿以農夫所獲為差。周禮醫師。歲終
稽其醫事。以制其食。亦有五等之差。如瘍醫下士同
九人至五人之數。疾醫中士。功適中者守本祿。其有

高下者益損之。故亦有五等之差也。

按周禮上中下地所食各三等。上至十人。下有兩人三人二人。孟子及王制。但言五等者。疏云。欲取下士視上農食九人。自府史胥徒四者。食八人至五人。五等人與此五等農夫相當。故不言其餘兩者。又疏云。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

萬章問曰敢問友章

國語。孟獻子有鬬臣五人。韋注扞難之士。按孟子稱有友五人。疑即此是。

路史。費今河南緱氏滑都。扶味切。與曾費音秘者異。

按孟子費惠公是小國之君。當讀扶味。不當讀如字。聖賢之言。至公至平。一依天下古今不易之義。不以一毫意氣之私與其間。如莊生輩盛稱許由務光輕天下傲帝王以爲高。是知有尊賢。不知有貴貴也。既非天理。即人心不服。不能奪世主崇高自恃之心。適足使尊賢之義。不得伸於天下。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孟子不見諸侯諸章。極言志不可降。身不可枉。明出節以厲貪婾。守聖道以須汲用。是其有類於伯夷之清者也。交際一章。則又深表已不輕絕天下之心。昔

君世主。一纏帛一牢醴之儀猶將接其善意示以寬弘終不與松石而爲朋實乃爲生靈而請命。是其願學孔子。而有似乎伊尹。不由孤竹之隘者也。然未同之言可耻。而毁泄閉門。則與其已爲獵較之俗可隨而樓遯去齊。藍鴻辭衛。又未始不甚然而高蹈也。斯其所以仁之至。義之盡。不爲楊墨之執一不同于莫之執中者與。

此魯人。皆士大夫奉祭祀者也孔子初亦與之同其獵較之事。不必謂孔子自不爲之。但不禁而已。

左傳。豐卷將祭請田。子産弗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

已注衆祭以芻豢爲足。觀此則知魯人獵較。奪禽獸以祭者。事容有之。蓋習俗以然。本非禮所得用。而孔子不違。所以小同于俗。不汲汲於更張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章

此章言仕者所以行道。居高顯之地而尸位苟祿。君子耻之。若以家貧親老。爲祿養而仕。則惟抱關之類可耳。甚言不可徒立人本朝。非爲爲貧而仕者發也。

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

劉向七録。載九主之說。一曰寄君。謂人困于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故孟軻謂之寄君也。按今孟子書。但

言諸侯失國託於諸侯似是寄君之謂又非民國主驕離析可待者也恐七錄所記有訛

堯之於舜也節

堯之聰明聞舜之德蓋已什得其九矣於是焉使九男二女事之漸次登用非是全未能信姑試之以卜其賢否不然萬一舜不如所聞此舉不幾於輕躁若漢武之於地士將軍乎

在野曰草莽之臣

左傳暴骨如莽注云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按草莽二字之義如此

其直如矢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是以矢之體言也。史魚之如矢。是以發矢之勢言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節

觀孟子言伊尹樂堯舜之道。至歸潔其身。周公仰思待旦。以繼三王而出治道。此論世知人之大者。非孟子志尹之志。心周之心。孰能知之深而形之切如此。然則所謂論世者。豈馳騁才辯之爲論。知人者。豈影響測度之爲知哉。

何休云。道同者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

道。按孟子言尚友。是亦與古人之德合。故能友之。若己德不足。而但誦讀考論。謂之尚友。可乎。

冬日則飲湯

周禮飲齊眡冬時。謂若漿人六飲。水漿之等。四時皆須寒。飲宜寒故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章

前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欲人知擴而充。故以端言之。能充則微者著。不充則微者愈微。此直言惻隱之心仁也。即此惻隱之心是人性之仁。著見而不可掩處。所謂性善者決無可疑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孟子言吾退而寒之者至矣。蓋深惜王之足用為善而諂臣媢子。進趨承順以成其驕情。貌敬大賢。終莫能用。安齊安天下之望。於是已矣。所謂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者。眞不可以手援之矣。此誠由王之甘受其寒。宜無所責於諸臣。然於王則猶有惓惓之餘意。而不勝痛心疾首於在廷諸臣者。此亦猶夫楚靈均作離騷賦九章之旨也。以此而推之。王驩之不交一辭。豈特為其籧篨戚施。身負詬恥之行而已乎。夫亦以其中王者微蠱王者深而生人之不蒙其澤為可恨

也。惟仁者能惡人。斯之謂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此處人心。即虞書所謂道心。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章

所以舉無名指者。為其用寡也。故雖屈而不信而無害於事。害事正以無名指言之。若疾痛則是諸指所同。此之屈而不信。既非疾痛。又不害事。甚言其輕微不足病。

心不若人者。失仁義而已。孟子所言不若人。不一人不為憂矣之人。皆指全人而言。惟君子所以異於人

則過人遠矣之人。乃是尋常無志氣人耳。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章

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此句重在所以二字上其意引而不發。下章相承說下。明所以養身之道在辨其大小貴賤若但養口腹。則正是不知所以養之。徒愛其血氣之軀而已。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章

天地人曰三才。那有天生小底人。緣他禽獸其心。而人其形所以目之曰小人。小人者不成箇人也。

耳目之官不思非如大學視不見聽不聞。冥然塊然

之謂。人視非禮之色。聽非禮之聲。其心意所注。憧憧百端。以其不當視聽而視聽。故直謂之不思。此思字專以義理言。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章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正言人有是心。何不知求貴於己乎。非謂貪饕富貴。是人之同心也。由飽仁義然後有聞譽。是從內說到外。膏粱之味亦是實於身內者。文繡亦是加於身外者。故相對而言之。聞譽本於德。則非虛從外來。仍屬實。而自有為良貴。

方寸之木

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晉志引此文。云方寸之基。基謂最在下者也。得孟本意。

曹交問曰章

須知徐行後長。全是一片恭遜和順之心。發見於步趨間。非勉強爲之也。

孟子告曹交之言。似乎淺近。然儘力做去。越覺工夫無窮。要之盡性至命。亦不外是。

固哉高叟之爲詩也節

北魏孝武引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

泣而道之。按此即孟子語而有詳略。以射之為射我。
蓋注矢擬射。未即射之。故得笑而道也。

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

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傳言湯進於桀。醜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還。疏云。伊尹不得叛湯。知湯貢之於桀。必貢之者。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皆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反間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言使之為反間也。與此說殊。按尹起自莘野。湯貢之桀。桀不可輔。復還就湯。行伐夏

救民之事。序言其略。獨孟子有五就之說。若相傳如此。知伐夏非湯尹本心。不得已也。疏言得之。至反間之云。則明兵家有此等情勢。而假聖人以爲之說。其以呂牙並稱。則或文王初亦貢呂於商。略如伊尹之去就未可知爾。

孔子爲魯司寇節

季桓子受女樂。孔子去之。何休云。魯人皆知孔子所以去。按魯君臣淫佚廢朝。孔子以膰肉不至而行。當人皆知孔子之去。非爲膰肉失禮之故。此蓋亦須高識遠見之士。然後乃能知之也。然孔子猶若托於膰

內以去者人臣自處之道。當如是爾。孟子言君子之所爲衆人不能識者。欲以明己之在齊如孔子之於魯。非髡輩所能知耳。其實魯人當昔不必盡以孔子之去爲爲膰肉無禮也。孟子之言。有權有實學者須識得也。

諸侯伐而不討

周禮九伐註云。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按伐者難詞。故以樹木爲比。如草賊暴起。直捕誅之。不言伐也。

魯欲使愼子爲將軍章

孟子語慎子以伐齊取南陽之失。教之亟引其君以當道志仁。此最足以見聖賢救民水火之心。而世主轉禍為福之計。亦未有出于此者。不言功利而功利莫大焉。讀孟子書。便當以孟子之心為心。或一不免疑其迂闊者。此正是隱微深痼之病。不可療治之明驗也。使其見諸設施。徒足以覆國殃民而已。何功利之可幾哉。

孟子謂魯不當伐齊取南陽。特假此一事。以明王制不可過。民命不可輕。至其言近迂闊。且若寬於齊而苛於魯者。固非所屑意也。聖賢胸襟。廣大光明。豈宜

以小夫私見而妄意之。或乃云魯為齊細[弱]久矣。若與師取邑。齊還來伐。魯禍必深。故以此言沮之。此則一策士之忠謀何有孟子而所効止是者。

左傳封之土田陪敦明堂位魯地方七百里是也。孟子魯繆公時削已滋甚。至戰國。魯猶方百里者五。而曰封齊魯儉于百里。孟子之言。未必實也。蓋孟子自以欲行封建。大國當限以百里。亦賈生衆建少力之意耳。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韓非子云。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

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觀非此言則白圭治水。誠有小小功利於其國。故遂自矜高。以為勝禹。其治水用隄防堙遏。亦一明證。白圭名丹字圭。楊子書稱丹圭。是以名配字而稱之也。

飢餓不能出門戶

淮南云。寧一月飢。無一旬餓。蓋飢餓對言。則有輕重之別。一月飢者。如三旬九食。不至困病欲絕。是以泌水洋洋可以樂飢也。故有曰飢而不害。未有餓而可言不害者也。困餓以至於死。曰飢而死。實不止於飢

也。若通言之。舉飢可以該餓。此世俗所共曉。

孟子曰盡其心者節

阮逸云。德合於天。而心復於性。是謂知命。孔子五十知天命。孟子曰盡其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命非性。無能知者。逸此言甚精。但盡心則知性。未免倒說爾。

孟子曰莫非命也節

莫非命也。謂吉凶禍福。莫非天之所爲。君子順受其正而已。非謂犯罪而死之類。亦是命。但非正而已。天命雖有僭差。莫爲而爲。則無不正而可謂之命者。如

晉獻殺申生。晉獻誠耄昏。自申生受之則正命也。故無逃待烹。以爲恭矣。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有文王則亦能興起。乃聖王之德化使然。非其人能賢也。不遇文王。則苟安流俗而已。待字如待其人後行之待。非謂有心等待。

孟子言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是豪傑者。非命世大賢。不足當之也。至如文子之書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百人謂之傑。十人謂之豪則豪傑之名。劣于英俊。於百十人中。差見爲特出而已。又有作

桀字者。游俠姦宄之徒。益下矣。然彼姦黠之徒。其才智故亦有特出于百十人者。雖謂之豪傑可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孟子所謂霸者之民驩虞如也。小補之者。是指桓文之盛而言。其他雖驩虞小補。猶尚不足以當之。又孟子之言。雖指古之霸者。若後世帝王行霸道而霸。其規模氣象。已包之矣。如云久假不歸。惡知非有。唐之太宗。正其人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孩提知愛親。少長知敬兄。知愛便能愛。知敬便能敬。

非先知之後能之故不須說能也知愛知敬是別人見得他知在彼不過率其性而已初不自覺其知也以此指示人良知可謂切矣

孩提知愛少長知敬此所謂道心也擴而充之人皆可爲堯舜故以良言之若夫飢而欲食渴而求飲之類豈非不學不慮然此乃與禽獸不異者故不得舉此以爲良知良能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深山之中不無善言善行者緣人性本善雖頑童婦孺此理皆皆發見不特唐虞之世爲然即今習俗澆

漓。其間未嘗無善可取。所以不見人有善者。只緣已心無受善之地。觸之不動故也。故孟子舉舜以教人。使治之於本原。不爲私意隔塞。自然隨地隨旹如磁石之能引鐵也。

聖人之心。至虛至靈。孟子於論大舜處屢發明之。此見孟子學爲聖人。用心無所不至。然能無衆人之所有。不能如聖人之虛中無物也。如挽弓到臨滿旹。分外難開。其斯爲聖人大賢之別與。

分定故也

分定者。自天命之初而言。分。謂物各賦之。猶分土分

雛之分。

五母雞二母彘

龔遂治渤海。亦令民家二母彘五雞。蓋酌多寡之中。故遂依用之也。於此亦見文王之政盡善。可爲後法。

孟子曰飢者甘食章

注明言人心爲貧賤所害。非謂飢渴害之之際。此人之心。亦即於此而有害也。甘食飲者。氣上事也。人心之害者。理上事也。牽混爲一。非文意也。以飢渴之害爲心害。是以飢渴代貧賤而言之。亦非謂以貧賤致飢渴也。蓋雖富貴之人。亦有遇飢渴之患者。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章

孟子言有爲者必要其成。若掘井者之必及泉而止也。凡事固有半途而廢者。至於掘井不及泉而止。則人情之所必無。以其全無用也。故取爲有爲者之喻。乃是反言。當正。非謂有為者真有若棄井之所為也。若棄井所爲。即不名有為者矣。

曹瞞傳言公征烏丸。旹寒且旱。鑿地三十餘丈。乃得水。由此觀之。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孟子之言。未為甚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章

五霸假仁義。只是假借一二。以濟其功利之私。非謂
行事全是仁義。徒以中無實德。而讓美古帝王也。自
古未有實德既亡而行事皆是者。五霸所爲合于仁
義者少矣。特其時諸侯。并不逮五霸能行此小小仁
義。所以盛強一時。莫之敢抗。曲學小儒。遂謂堯舜湯
武之盛。五霸略相彷彿。故孟子辯而斥之。
久假不歸。歸。還也。還者不復假之名。非謂還之何所
史記秦爲西帝。齊爲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帝號
非有歸所。與此正同。
孟子言湯武身之。又曰反之。不言文武者。大雅言不

聞亦式不諫亦入。傳以爲性與天合。是文王之德。幾
於堯舜性之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章

公孫丑疑君子居人國。無功而受其養。於義似爲不
可。故引經以質其疑。亦猶夫彭更之意。而其言特婉
而不饜耳。非真欲君子之躬耕以食也。孟子言君子
居人國。其所以無功可見者。特以君不用故耳。誠得
用之。則安富、尊榮可致。又使其子弟從之。人心風俗。
一變。機利譸詐之習。其功豈小小哉。今雖未得用。而
其具在我。其事不可知。安受其養。何爲不可乎。所謂

不素餐兮莫大於是者不待其實有是功而後為可
信也有謂用非大用第偶用其言薄施一二亦足以
當不素餐之實者非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章

仲子能不受齊國其廉足稱矣以其辟兄離母處太
倫故謂此為小節耳非以其好名而詆之也仲子孤
介自立蓋出於性何曾實懷貪鄙外飾苟廉之行如
所謂簞食豆羹見於色者乎

其進銳者其退速

其進銳其退速李固傳以為老子之言蓋不可考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章

仁者愛人必以親賢爲急是不問何代何王而無以易之者也知者之當務則因乎其旹與勢而有先後緩急焉不可以一二事爲限也或以下文單結不知務謂知者所急即是親賢一事者本文之意似不如此

放飯流歠文連故朱註孟子不用鄭說放流皆大意也但大飯之訓未詳所出

仁人無敵於天下節

血流漂杵言血流之盛可以漂杵杵舂米器其端有

鐵若石極重之物。言漂者。形容過甚之辭。非謂戰地實有此杵而漂之。

血流漂杵之言。見賈子新書。言黃帝與炎帝戰涿鹿。殺人如此。則已先武王而有之矣。抑後人因周書此語。而附會為此言耶。不足辨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章

自東遷入春秋。以至孔子之時。先聖王之道。猶未甚晦。詩書禮義之教。未盡澌滅。謂之衰世可也。謂之邪世則未可。至戰國而處士橫議。楊墨交馳。子莫鄉愿之徒。又以其學術鼓扇天下。其東西游說者。不恤生

民之命。逞舌鋒以搆禍而攫取埶位爲榮。此真所謂邪世也。於此之時。而守仁義之道。卓立不回。是則疾風知勁草。歲寒知松柏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章

共工氏霸九州。顔師古曰。無德而王。故謂之霸。然則上古昊炎之間。固有以智力把持天下者矣。雖得天下不謂之王。後世若秦隋之屬。是亦霸而已矣。故曰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不仁得天下未之有也。豈徒徵諸古乎。來者皆然矣。然則如秦何。曰孟子固言之矣。得天下者得其心也。

秦雖兼六王。未嘗得一民之心。固不待斬木揭竿。而土崩瓦解之勢。已伏于稱功頌烈之日。十餘年之間。土地人民。蓋若虞公之璧馬。焉暫寄耳矣。

然而旱乾水溢二句

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註云當湯伐桀昔旱致災。明法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伯夷柳下惠。語其德非聖人之德也。故孔子不言其聖。至孟子則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且以百世師許之。

稱其功也。然人知夷惠之功。而不知正是孟子之功也。

齊饑陳臻曰節

殆不可復者。弟子揣知其師。心不樂爲然。而弟子之意。猶願孟子勉一應之。觀陳臻疑不受齊金。亦此意耳。

今之與楊墨辯者節

如追放豚。固是待之不恕。推其本。蓋由無憫惻之實心。而以口舌爲功。彼直謂孟子闢二氏。亦如是而已爾。

方言芷圃也。注謂蘭圃也。孟子既入其芷用方言之說。爲得其實也。有謂芷是香草豚所嗜者。義無所出。

士未可以言而言節

孟子論以言餂人以不言餂人。皆穿窬之類。與亂子舉微生高之事。其意正同。皆教學者以治心爲要。不慎乎此。必至於小人而無忌憚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二句

聖心無跡。以禮爲之跡。跡由聖心而生。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聖人亦自學禮。中心安焉。好之樂之。袞袞如一。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章

既有琴張曾晳牧皮等矣。何以言又不可得。不可得者。雖有其人。而不能身體聖人之教以傳道。如顏曾也。故又思得獧士而與之。然蓋難矣。

琴張。趙注以謂子張善鼓琴。故號琴張。其說固非。而倒與奕秋同。可作對也。

神異經西方有人。飲食被髮東走。一名狂。一名顛。一名狷。一名風。接狂狷皆疾名。稟氣偏駁。志趣卓詭。庸非疾乎。若夫鄉原。似免斯患。而隱微沉痼。乃不可救。是以見絕于大聖矣。

孟子灼見鄉原肺肝。代爲譏評狂獧表已志趣之言此最是深惡痛絶處。不待閹然一語乃爲剝盡鼠子面皮也

閹然者。疑於無陽也。陰柔之類。曰婦人。曰宦者。鄉原無丈夫之骨。而有婦人宦者之心。宜其閹然肆爲邪媚以賊聖道。

散宜生

班氏表。堯妃散宜氏女女皇。而公羊疏。于譏二名下引散宜生亦不齊二人。謂二名無譏。是葢以宜生爲名散爲姓也。疏恐失之。

總說二條附

古書至後半部。及卷帙將盡。多不可強解者。編纂之旹先其完好無疑者。而訛缺可疑者。棄之可惜。故附之於後。論孟二書可見矣。

温公云。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此言實爲不易。今之讀四子書者。於音切多忽而不詳。文義之誤。往往由此。豈細故與。

此木軒四書說卷之九終